

七

修

類

稿

七修類稿卷之二十

枕仁和郎瑛仁寶著

辯證類

陶詩紀甲子

五臣註文選以淵明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但題甲子意謂恥事二姓故以異之後世因仍其說雖少游魯直亦以爲然也治平中虎丘僧思悅編陶之詩辨其不然謂淵明之詩有題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詩一十二首皆安帝時作也至恭帝元熙二年庚申始禪宋夫自庚子至庚申計二十年豈有晉未禪宋之前二十年内輒有耻事二姓而所作即題甲子以自異哉矧詩中又無標

晉年號者所題甲子偶記一時事耳其說出而舊疑釋矣
後蔡采之碧湖雜記又云元興二年桓玄篡位繼而劉裕
秉政至元熙二年始受禪前此名雖為晉實則非也故恭
帝曰桓玄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為劉公所延今日之事
本所甘心計時逆推正二十年也蓋淵明逆知末流必至
革代故所題云云以予論之若唐若宋天下危而復安常
有之也豈可逆料二十年後事耶故唐韓偓貶後之詩亦
紀甲子耳後因全忠篡唐人亦遂以為有淵明之志蔡說
謬矣惜思悅尚辨未至若曰二十年間陶詩豈止十二首
耶且未革之時逆知耶題甲子而永初元嘉之作如集
中贈長沙

公奕祖王統軍
座中送客

反不題甲子何邪至於述酒篇內豫章抗

高門重華固靈墳流淚抱中嘆平生去舊京正指宋道恭
帝之義又何不題甲子邪蓋偶尔題之後人偶爾類之豈
陶公之意邪因復辨之以足思悅之義

王昭君

昭君名嬀初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漢元帝時呼韓來朝勅
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數年不見御積悲怨乃請掖
庭令求行以前漢匈奴傳之言也西京雜紀乃云帝常使
畫工圖形按圖召幸宮人皆賂畫工獨王嬀不肯後匈奴
求美人為閼氏上於是按圖以昭君行按前漢書作於班
固雜紀乃著雅川者也雅川自以雜記即劉歆之漢書而
班固所取不盡二萬許言及小異者錄成以書餘則固已

全取爲漢書矣觀此則非小異理當相同或班史不載可也今既載之當以班史爲是蓋班則漢人而著乃晉人也亦或傳寫之訛不可知惜其葛言一出而後世論者抵據雜記之言而不知昭君之實也就如雜記所言又當時畫工人皆止知毛延壽一人而不知同時有劉向陳敞龔寬揚杜樊青等俱棄世此又樂府解題所載

換鵝經

羲之書經換鵝事張漢雲谷雜記辨之甚明但文多而難備錄蓋以羲之兩次事也今予畧其辨直著其義于左一書道德經是偶悅山陰道士之鵝求市不得因爲之寫換也此出傳中所謂寫畢欣然籠鵝而歸一書黃庭經亦山

陰道士好黃庭又知羲之愛白鵝遂以數頭贈之得其一

翰

出張君房雲笈七籤

俱緣以寫經換鵝故後人指為一事辯之紛

紛也獨李太白於右軍詩曰右軍本清真瀟洒在風塵山陰過羽客愛此好鵝賓掃素寫道德筆精妙入神書羅籠鶻去何曾別主人又送賀賓客歸越詩鏡湖秋水漾晴波狂客歸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鶻此可知矣至若衍極之論固精恐白不至如此悞也

兩冰清琴

冰清古琴有見二處其一岳珂程史所載為大曆三年三月三日雷氏斲貞元十一年七月八日再修其一周公瑾雲烟過眼所載為唐開成中郭亮製建中靖國修未知孰

是

陽秋誤記

宋葛常之作韻語陽秋好處固多然以三國吳人曹弗興錯認為曹霸誤矣又謂高適作送人赴越上詩即用張翰尊鱸故事被人譏非其地解曰漢地里志吳縣隸今會稽殊不知高適既錯而陽秋之解亦錯也蘇松常鎮四府秦漢名為會稽郡非越之會稽也以為今之會稽可乎但春秋時因越併吳蘇松嘗一名為越矣然終不可易其又名之越况在於唐時可用暫稱之名也乎高因古書中有會稽三吳之稱遂不考而用之葛又不特錯為之解且又不
知蘇松真嘗稱越來如知之必以併越解之矣

針毡

世皆以人性不堪處如坐針毡不知出晉武帝太子舍人杜錫亮直忠烈太子惡之置針於錫坐毡中刺之流血遂有此言

綸巾

綸字世人皆知兩音一曰綸一曰閑而不知其故也蓋綸巾韻同而音近詩法所忌也故讀曰閑皮日休有白綸巾下髮如絲之句有一本註作閑想始於此韻會雖有兩收皆引釋於倫字之下而無一字及閑字義且閑字仍註龍春切則依舊當爲倫字矣其所以二收正因韻書起於沈約若說文止於一收爲可知矣

七丈佛

集異紀載隋開皇中并州釋子澄空鑄鐵佛高七十尺三
鑄捨身而後成轉世爲李高造平等閣以覆鐵佛以其異
也嘗聞予友孫惟謨光云過真定見銅佛有高七丈者其
寺名龍興按真定即古并州龍興寺一統志以爲宋建閣
名大悲予意寺閣之名或後所易志言宋建亦恐訛也但
佛之銅鐵何不同耶豈澄空自是一佛而鑄後復有所修
耶

茶旗鎗

世傳烹茶有一橫一豎而細嫩於湯中者謂之旗鎗茶塵
更謂茶之始生而嫩者爲一鎗寢大而展爲一旗過此則

不堪矣葉清臣煮茶述曰粉鎗末旗蓋以初生如針
白毫攷曰粉鎗後大則如旗矣此與世傳之說不同亦如
塵史之意然皆在取列也不知歐陽公新茶詩曰鄙哉穀
雨鎗與旗王荆公又曰新茗齋中試一旗則似不取也或
者二公以雀舌爲旗鎗耳世不知雀舌乃茶之下品今人
認作旗鎗非是故昔人有詩云誰把嫩香名雀舌定應北
客未曾嘗不知靈草天然異一夜春風一寸長或二公又
一有別論亦未可知姑記之

曹操疑塚

曹操疑塚在漳河上宋人俞符有詩曰生前欺天絕漢統
死後欺人設疑塚人生用智死即休何用餘機到丘壟人

言疑塚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須掘盡疑塚七十二
必有一塚葬若屍陶九成以爲此言詩之斧鉞也子則以
爲孺子之見耳使孟德聞之必見笑於地下夫孟德之棺
豈直在於疑塚哉多設以疑人耳然始為疑塚者孔林

沈王二畫

弘治間長洲沈啓南周富而能詩又以畫馳名其畫山石
自坡脚直上脈絡形勢巒巒如疊成之狀而無活潤之態
予謂之假山石四明王廷直考亦以畫名東南其畫樹木
多著烟霧之態勢如潑墨而無四面枝幹叢生疎密之
予謂之鍋焦片初學效之猶恐刻鵠畫虎然二子位處
多步其一節也

嵇康

嵇康魏人鍾會憾之譖於司馬昭欲助母丘儉而殺之實
景元三年事也未嘗一日事晉晉史有傳康之羞也使以
當時心晉而傳之無是理也傳中云山濤將去選官舉康
自代夫濤爲吏部辭官時武帝受禪後事也康死久矣史
可信耶

阿瞞

人但知阿瞞爲曹操小字昨讀李德裕所作明皇十七事
內一條以李輔國矯詔遷太上皇於西內中路見兵攢耀
日驚懼賴高力士在左右獲安上皇曰微將軍阿瞞爲兵
死鬼矣又羯鼓錄內與寧王簪花事累自稱爲阿瞞始知

阿瞞乃明皇小字與操同也雖古賢小字集中亦未收

雨具

今人以蓋笠之類爲雨具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雨具二字其來尚矣

黃楊難長

諸木中黃楊爲難長故諺有之曰三年長一寸雷驚縮一尺蓋寓言也埤雅云黃楊木性堅難長俗言歲長一寸閏年倒長一寸是但言俗說亦不經見然東坡詩云園中草木應無數只有黃楊厄閏年豈閏年之說自有所據耶

赤腳科頭

盧仝婢子赤腳想不避人韓昌黎寄詩曰一婢赤腳老

齒溫庭筠醉歌又曰洛陽盧仝稱文房妻子脚禿春苦菜
張長史慣科頭杜子美歌曰張旭三盃草聖傳脫帽露頂
王公前李頎又贈曰露頂據胡床長叫三五聲

美人稱姬

葉石林燕語曰婦人無名以姓爲名故周人稱王姬伯姬
周姓也後世不思其故遂以姬爲通稱以虞美人爲虞姬
戚夫人爲戚姬政和間帝女下嫁曰帝姬嘗白蔡魯公欲
改正之不果予初讀之亦謂是也諦思真可爲燕語也夫
姬固周姓亦謂婦人美稱韻會之釋也毛詩又曰彼美淑
姬師古曰周貴於衆國之女所以婦人之美者稱姬若以
國姓而後世傳訛則黃帝姓姬炎帝姓姜左傳雖有姬姜

連稱之辭獨用一姜字稱婦人可乎

杭保叔烏龍

咸平中僧求保化緣築塔人以師叔稱之遂名塔曰保叔
吟人以保叔緣何不保夫之句訛傳又罪雪錄以爲保所
塔不知何據黑龍潭在安樂坊天晴時水色碧綠將雨則
先一日變黑故名今訛爲烏龍潭似二地矣前出誌書後
出宋御史林采文集

雞口牛後

史記蘇秦說韓王曰寧爲雞口莫爲牛後舊國策作雞尸
牛從而沈存中取之鮑彪校註則曰秦稱牛後者蓋故以
惡語侵韓欲昭侯怒而從之耳愚謂口後音順當時鄙諺

如此亦非秦所故爲也若果如國策則秦言合從者不言牛從哉當以史記爲是

格言

貴莫貴於爲聖賢富莫富於畜道德貧莫貧於未聞道賤莫賤於不知耻士能弘道曰達士不安分曰窮得志一時曰天流芳百世曰壽右格言八句世皆不知誰爲之者得其一者或不知其二也前四句乃陸梭山之言後四句乃方蛟峯續之者今併書之故尤不知爲誰耳

方朔畫贊

東方朔畫贊晉夏侯湛撰唐顏真卿書也昔人論顏書惟此與中興頌最爲奇偉惜中興頌在歐陽公集古時已無

原刻今併補本亦鮮畫像贅雖流於世世多寶之自今觀
之字有大小模糊亦補本搨損者耳又其文與文選所載
有二字不同選本棄俗登仙碑曰棄世選本曰神交造化
碑曰神交予意木板易於翻刻因亦多訛石則堅久考訂
必正就使重刻亦不差也况木板石刻字之大小已殊而
訛之難易自別就交與交字固二義無異世與俗二字豈
可並哉當以碑為是

高氏書

歐陽文忠公金石錄曰余集古文自周秦以下訖于顯德
凡千餘卷其名臣顯達下至幽隱之士所書莫不皆有而
婦人之書惟此高氏一人予以歐陽好古不減老米而金

石錄亦可謂滄海遺珠也。衛夫人王逸少之師學書者，
知之但少。碑刻布流於世，歐陽之不收者，何耶？豈書法之
不足取耶？否則如刀劒錄之缺，千將鑛鄒甚爲缺典。按高
氏唐參軍房璘之妻衛夫人，名鑠，字茂漪，晉汝陰太守李
鉅妻，并註于右。

漢唐事訛

漢穀城長蕩陰令張君表頌碑載文帝遊上林問禽狩所
有令不對，更問齋夫。齋夫事對，於是進齋夫爲令，令退爲
齋夫。與今史文迥異。又唐白敏中碑云：會昌中，德裕起刑
獄，五宰相竄嶺外，公承是一年寃者，皆復位。與史云白因
李進復乃抵之善惡不同。如此，予以前當依碑蓋公事也。

史或訛後當依史私碑也或有諛

碧落碑

絳州興龍宮有碧落石像背刻其篆文世傳爲碧落碑也
其篆李璿之以爲陳惟玉書李漢以爲黃公譔書五總志
以爲一在澤州立於佛龕之西黃公譔爲妣立石以表孝
此或非也何後世不傳而諸書不言耶抑亦爲孝子事耶
或爲黃公訛也洛中紀異乃云文成有二道士來請刻之
而戶三日不聞人聲人恠而破戶惟見二白鶴飛去篆刻
宛然今世未知其詳但云道士寫畢化鶴而去又曰李陽
冰臥看二日毀其佳者數字噴此後世見其字之美懋而
神其說者歟按歐陽集古錄亦以此說尤怪不足爲信又

無毀字之言意碑字必損於歐陽之後故後於歐陽者
增李陽冰之事也况陽冰豈忌善者哉就使誠有道士
肯不知其名而使之刻耶又且有化鳥之妄元吾子行學
古編已辯爲陽冰之書蓋唐人能篆者無出陽冰之右子
行又曰字雖多有不合法處而自有神氣今讀其字果於
難識昨獲楷書者一通乃咸通十一年七月十一日鄭承
規所立豈非亦因其字之難辯而復書耶今附錄于左以
俟好古者得有以考焉其文曰有唐五十三祀龍集敦祥
哀子李訓誼謨謚銜極在致宥懷糜所永言報德思缺一
良因缺一立大道天尊逮待真像粵若稽古藐覩遂初真
宰真乎得一混缺一表於冲缺一玄之又玄蹟超言像之

域惟恍惟惚理冥視聽之端是以峒字缺一順風勞乎靡索

汾陽御字缺一宵然自喪曠矣哉道之韞也其寄於寥廓之

場焉至於玉笈宣徽琅函吐秘方字缺一神闕蒙穀靈遊倏

忽九陔導飛廉而從敦圉俯仰六合戴列星而乘雲氣固

亦字缺一章逸軌聆嚮孤風淳化其際幽契無爽伏以先妃

含真載德克懋台華正位藩閭動容資於典禮發言光乎

箴訓故紘縱得肅粲盛無違大當叶曜中閨以睦况倚缺一

字分其之澤徙居側字缺一之規義越人倫恩深振古重以

凝神道域抗志澄源淮館儀山參鴻寶之靈術字缺一壇敷

教暢微言之盛範儒玄兼洞真俗兩該德冠母儀事高壇

貞豈圖昊天字缺一積善無徵咎罰在鍾茶菽俄集訓等

經過隙感切風枝泣血攀號自期顛頽祇奉嚴訓慈愍備

隆偷存視息遷移氣序几筵宗覽瞻望長遠創一徒深

寄哀何地所以貪速餘漏祈福玄字寫真容庶幾終古

而土木非可久之致鎔字為誨盜之光肅奉坤規國輝貞

質粹容伊穆玄儀有煇金真字疑金門之易奔琳華揚

彩若字房之可覲霓裳交映歛駕其帝晨飾翠雲之一

字香童散朱陵之馥載彤受駁式展字析以此勝因上

資神理伏願栖真碧落飛字黃庭謁群帝於天閔携列

仙於雲路融心懸解宅美帶夷注儀隣以洞煥指乾坤而

齊極介茲多祉藩度惟隆如山作固永播熊章之烈循陔

自勵莫申字一鳥之志孔明在鑒匪曰道遐昌言字

庶斯無板背人銜袞罔極鈇槩騰聲柔字缺一克劭義切張

憑之誅至德興思痛深陸機之賦况清輝懋範宛若前一缺

字瞻言景字缺一敢忘刻紀餘魂弱喘情不逮文董託真歎

直書心事音儀日遠風烈空傳切心字缺一慕終天何及

右碧落碑又有無缺字者恐則近時翻刻筆法不逮古遠

矣

賈誼一太息

賈生治安策可為痛哭者一流涕者二長太息者六今以史考之少一太息意新書內則俱載之柰分為各篇又不似史之撮其要後復逐篇對以史文惟銅布一篇史未曾取疑即是不然何以日可為長太息者此其一也

漢書不諱

漢以火德從所勝故洛字改從緝而國號漢字又何不已耶劉字為刃金刀故作剛卯行金刀而國姓說文何以無劉字正有卯金田鎰字耶此皆不可曉

韓柳非寓言

韓文載石鼎聯句稱道士軒轅彌明人以昌黎自托見其奇崛高古也予讀姓氏急就編有軒轅彌明名且曰有軒轅集又宋張南軒守靜江時有奏疏曰臣所領州有堯山爲一境之望上有唐衡岳道士彌明詩刻柳文載李赤傳人以柳州寓言譏朝時人以文為戲然呂山吳汝璆家有李赤詩集數章又讀唐詩品彙亦載李赤詩短叙以李後

爲厲鬼所惑而終據此則二文實有是事矣

三代交易專物

古今人言三代交易皆曰以有易無不曰抱布貿絲則曰以粟易械器然而蓋鉄論錯弊曰夏后以玄貝周人以紫石後世或金錢刀布則知三代之時亦有專使之物矣此亦論錢較者所當知

詩非蹈襲

子美詩有夜足露沙雨春多逆水風樂天詩云巫山暮足露花雨隴水春多逆浪風陶淵明詩云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韋應物亦有采菊露未晞舉頭見南山又東坡續麗人行首四句深宮無人春晝長沉香亭北百花香美人

曉起薄梳洗燕舞鶯啼空斷腸薩天錫題楊妃病齒詩則
云沉香亭北春盡海棠睡起扶殘粧清歌妙舞一時靜
燕語鶯啼空斷腸但畧少變其文如此等詩不可盡述每
見錄於詩話美則以為點鐵化金刺刺以為蹈襲古詩附
會譏誚殊為可厭子畧錄數首於右以見陶杜豈特符白
帝點化而應物天錫固竊詩者哉故老杜嘗戲為詩曰咏
及前賢更勿疑迺相祖述復先誰大抵誦人詩多往往為
已得也若夫黃魯直黔兩十絕則又不在此例故欲逐首
取裁白詩詩選所謂樂天多於敷衍山谷巧於剪裁是也
又范廖嘗在宜州問魯直曰君何累用白句魯直曰庭堅
少時誦熟久而忘其為何人詩故阻兩衡山尉廳偶然遇

事信手書尔廖復以點鉄之語告之山谷大笑曰點鉄化
金如此快耶夫衡山尉廳之詩固然而點南十絕豈亦忘
之爲得也又黃公之可笑

著書人名

事物紀原序文以爲作者逸其姓氏乃高承所作但不知

何時人也

出雲谷
雜記

夢梁錄無刻本故亦不知作者乃錢塘

吳自牧作

出南
文跋

吳元人也三十六般篆書金剛經乃宋

靈隱寺僧莫庵道開集

曲
長語

夢游錄則宋耐得翁撰

一春常費買花錢風入松

詞
長語

則宋于國寶作

尤倉子宜城人王士源作

然
非

天寶遺事琢州人王僧

成作

見
見

史記

孺褚先生者諸少孫也

左氏學議

東萊呂成公

和

娶後一月不出閨人謂其色荒也及出

成左氏博議一帖今之為師者皆以此警怖余則疑之蓋一月三十日今博議不下八九十篇一日將幾篇耶况又言精選則其他尚多古人雖力勤而亦恐不若是之奇也後乃于金陵鬻書者得一全帙總二十五卷百六十八篇前有有序謂為諸生課試之文而作紙板皆佳信舊書也則知不傳已久宜乎人言若是

鴈塔題名

鴈塔者以雙鴈飛翔忽殞一而下人遂廔鴈建塔於上在唐慈恩寺中無疑故杜老有登慈恩寺塔詩至於題名之

說一云常肇及第偶爾題名寺塔遂爲故事一云張莒本
寺中閑遊戲題同年之名於塔然人雖不同其義其時則
一也故宋制進士及第必賜名於桂籍堂擬唐慈恩之題
耳昨讀載植鼠璞以謂予得唐馮塔題名石刻細閱之九
留題姓名僧道士庶前後不一非止於新進士也據此予
恐題名止於進士之說因宋擬唐題名慈恩之故後遂成
其訛耶不然載植之說抑僞言耶

周破胡

毀即墨與阿大夫者乃佞臣周破胡出烈女傳

七修類稿卷之二十一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辯證類

王樓玉環夜光

唐睿宗所御琵琶名曰玉環又楊貴妃小名曰玉環李賀
作白玉樓記道家以兩肩爲玉樓故坡詩云凍合玉樓寒
起粟又列仙傳以王母所居有玉樓十二熒火一名夜光
淮南子以月名夜光輟耕錄載薄片染流黃此火者爲
夜光奴鄒陽傳又有夜光之壁胸音廕音諸書皆以爲虫
名即虹蜺也漢書又爲縣名此皆同名者也

名字異

古人名字不載之史而雜出諸書餘冬序錄備矣然未考

異者二人漢高父名熒漢章帝一名執嘉熒名煜字執嘉熒

世名熒字執嘉唐宰相曹參字子敬傳物志字敬伯史記

和靖能棋

騷人墨客多能手談而林和靖乃曰平生所不能者擔糞
與着棋耳其鄙賤之如此愚謂着棋雖無益不當賤惡若
是始疑之後見本集內題詩壁有云坐讀碁慵下眠看酒
恰中則是碁慵下者因坐讀耳非不能也又春暮寄懷曹
南通詩云跌宕情懷每事同十年曹杜醉春風彈弓園圃
陰森下棋子聽堂寂靜中是着棋一事亦與之同逋翁乃
擔糞者耶

藍縷

今人以衣敝者為藍縷。杜詩曰：山僧衣藍縷。告訴棟梁，
摧續仙傳又作縷縷。

贅壻

今之贅壻者甚為非禮，然亦行之已久。賈誼治安策曰：商
君遺禮義，棄仁恩，弁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曰敗。故秦
人家富子壯則出，家貧子壯則出，贅秦時已為之矣。然
史記曰：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則又遠矣。

夷齊衣葛

韓子通解曰：伯夷哀天下之偷，且以疆則服食其葛薇，逃
山而死。夫夷齊採薇而食之，言者多矣。採葛以為衣，則諸

本之所無也此亦故事之未聞

孟郊口吃

韓十八答楊子書中曰東野吃吃說足下不離口是亦有周昌鄧艾之病

諺語出詩

世傳日出事還生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往往形諸言語莫知所來殊不知第一句蓋武元衡被刺時前夜之詩以為識也其詩云坐久喧暫息樓臺惟月明無因住清景只出事還生第二三句是曹鄴咏李斯者也詩云一車致三轂本齒行地速不知駕御難舉足成顛覆欺暗尚不能欺明當自戮難將一人手掩得

天下目不見三尺墳雲陽草中錄第四五句乃宋賀正
詩也詩曰有客來相訪如何是治生但存方寸地留與
孫耕又若晚飯少喫口活到九十九萆莆花難見面前二
句亦是古樂府三叟之詩後二句施肩吾之詩也特揭之
於彙

芙蓉詞

有菩薩蠻詠蘇堤芙蓉云紅雲半壓秋波急艷妝泣露嬌
啼色佳夢入仙城風流石曼卿宮袍呼醉醒休捲西風景
明月粉香殘六橋烟水寒世謂高季迪之詞也不知季迪
乃是行香子其詞云如此紅粧不見春光向菊前蓮後纔
芳鴈來時節寒沁羅裳正一番風一番雨一番霜蘭舟不

採寂寞橫塘強相依暮柳成行湘江路遠吳苑池荒柰月
朦朦人杳杳水茫茫以優劣論之前則不如後也昨偶得
雜錄一冊前詞乃宋人高竹屋者也豈非因姓同而訛之
耳季迪名啓姑蘇人國初編修元史擢戶部侍郎與揚
基張羽徐貴為吳下詩宗竹屋名觀國字賓王有竹屋詞
一卷行世

名公詩病

詩評云許渾千首水杜甫一生愁不知太白七言絕句每
是地名何也

陸放翁

陸游字務觀母嘗夢秦少游而生故以秦名為字而字其

名也少好結俠客有恢復中原之志故曉嘆一篇書憤之律足見其情至於臨終一絕云死後無知前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克復中原日家祭無忘告老翁此亦有三躍渡河之態史稱天才豪邁正似其詩也但惜為韓化曹之客耳此詩本集亦無

寒林所究耳朶

寒林者夷狄棄苑之地今借而為鬼魂依棲之所究耳朶夷狄之主宮室也是為要地今耳為人之要地借用於耳者云然

揚大年絕句

危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

此詩為揚大年生數歲未語一日登樓觸首遂吟是作西清詩話又辯非揚億之詩乃太白榜峯頂寺詩也予意太白之詩前二句夜宿峯頂寺手可捫星辰已與揚不同而其集中亦不見載及考揚之言行錄亦無但古今人相同一二句者徃徃有之不可即定為一人者也

坐地席上

古無筵椅席地而坐故坐字從土齊景公問晏子曰寡人坐地二三子皆坐地君子獨塞草而坐是也今方言曰坐地亦原於古之意歟古無卓燕飲即設於席上席上即地上之席也至於祭先故曰置之豆間之地今飲以卓稱曰席上亦一原於古之意歟此禮失求之野信乎

陶穀

世嘗以陶穀文雅清致之士多資講談而稱賞之予見諸書所載穢德頗衆畧舉一二已見大節穀乃唐彥護後也石晉時避諱改曰陶穀後納唐氏爲媾已可恠矣晉身因李崧得位後乃排之此負恩也袖中空頭勅不忠孰甚奉使兩浙獻詩錢俶云此生頭已白無路掃王門辱命無耻可知又出使淫婦而有好姻緣之聞卧病思金鍾而有乞與金鍾病眼明之詩至欺待詔使書密旨以取良馬此何等人也史稱過名望者巧言以詆之嗚呼一身之間世之極惡無耻備焉士亦何貴於文雅哉

袍笏

禮記曰袍必有表註曰褻衣也又輿服志周公抱成王宴居故施袍如范睢綈袍之類其來遠矣事物紀原以為始於宇文護困學紀聞以為始於隋大業皆不知始也笏手板也其制有二上圓下方上挫下方如今道士所執其來亦遠樂記曰武王散軍而郊社禋冕搢笏歷代所有續事始以為周之前以有天子以珠玉諸侯以象齒文士以竹但空言耳紀聞以為始於宇文周保定四年此又不知何據也噫馮鏗輩故不足深責王厚齋號稱博學亦何至此

僧称公

今之僧名以上字為姓下字為名人称之則以下字加公字并言人徒惡其称之尊也殊不知其來遠矣晉惠遠

人皆稱遠公東坡卧游錄載道一遇雪從都下東還送人問在道所經一公曰云云則知今日之所稱不足笑也

錢譜

清波雜誌載錢譜十卷乃宋紹聖間李孝美所著由唐人顧烜張台先有纂說而後修成者也周秦之後之錢之品樣悉為具之文昌雜錄又記史思明鑄順天錢之事世無知者說郭亦有錢譜一卷言歷代錢名但說郭乃元陶九成所緝不知何以直至

國朝求樂通寶登古人先知抑後人補之耶必有說也予意好事者裒較諸家之譜更考近世園法沿革增入十布契刀之類萃之為一書亦制度之美也不亦善乎

蘭亭

襖帖定武本今不可得矣聞其石在金華一士人家當道
曾取觀之以筆法不類遂還其主予嘗聞詹仲和論右軍
書襖帖事云書後復書數百本終不及當日者此言或過
又曰別帖文牘之類並無一紙可比者余亦曰或過意者
別帖敘行數字事又不文若寸錦片玉雖為可貴玩之易
盡蘭亭既文而長真若文錦百丈展玩之間無不滿意也
昨偶讀宋思陵翰墨志亦有此論遂書

落霞

落霞乃鳥也余舊嘗於內臣養戶處見之形如鶯歌少大
遍體緋羽瑩雪叢說以為飛蛾悞矣又曰鷺野鴨蓋因望

鴨逐飛蛾欲食故曰齊飛此又強解可笑然王勣序文世
以為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古今詩句取讀
困學紀聞乃知變庾信馬射賦落霞與芝蓋齊飛揚柳共
春旗一色之句也

史失何李事

賈挺才言作史見此人事幾主歷幾任有何建立有何表
可錄今漢史刑法書云蕭何作律九章本傳不言固作史
之法唐李邕傳不言能書此豈可畧

宋高宗不欲恢復

吾邑尚書胡朶清世寧嘗有時論一篇以宋高宗恢復不
堅者恐欽宗回時則當讓位與之也予嘗以為此億度之

言恐不能服高宗之心昨讀朝野遺記云宋和議成显仁

后

徽宗妃

將還欽宗挽其裾曰汝歸與九弟言之吾南歸

但爲太乙宮主足矣他無望於九哥也

高宗

后不能却爲

之誓曰吾先歸苟不來迎誓吾目乃升車既歸因是問問

所見大異不夕后失明募醫療者莫效有道士應募入宮

金針一撥左翳脫然而復明后喜求終治其右道士笑曰

一目視物足矣彼一目存誓言可也后惕然起拜曰師聖

人也知吾之隱設几而留謝之皆不答絕啜茶遽索去后

詢其報德謾曰太后不相忘畧修靈泉滌朱仙謁足矣那

衣出時上方視朝仗下急跡訪之無得矣此可謂胡公之

實錄也又考終欽宗在虜宋止遣巫役一迎而不終請亦

可疑

未下誤書

陸機曰千里尊羹未下盞斝人皆以尊羹不戕於盞斝之意也東坡之詩亦曰每憐尊菜下盞斝又曰肯將盞斝下尊羹殊不知未下末下也當時誤寫未字并千里皆蘇州地名出四誦蘇人為盞斝尊乃吳羹誠有為也又如頡羹乃潁川地名拙予聞河南某縣有東不羹襄城有西不羹想耶是也今人以漢祖因嫂不與之羹故以其名封訛也

同時姓名相同

召平有三人一為秦東陵侯種瓜者一為去声陳勝狗廣

陵者

見項

一為齊王相者

見齊

皆戰國時人漢武帝王

褒朱買臣元帝時有尚書左僕射王褒武昌太守朱買臣

章帝時貢禹高祖時亦有謁者貢禹張禹字子文安昌侯

又一張禹字伯達襄國人太尉陳咸字子康相人御史中

丞萬年子也一陳咸汶人成哀間尚書出曾孫陳寵傳一

王莽右將軍出燕刺王旦傳一王莽篆漢者也此皆漢時

人也又晉時有吳降將孫秀見賈充傳又趙王倫有嬖人

孫秀見陶侃傳晉武帝之舅名王愷與石崇爭侈安帝時

又有卅陽尹王愷武帝時有劉毅晉末又有一劉毅晉末

紀有彭城內史周撫又王敦傳中有周撫為將者以皆晉

人也若夫姓名相同而世不同者如董仲舒王珪不可枚

舉若前數人因其同世錄出令人可以別白若隨筆所紀父子公孫名字相同則誠可惡又不足論也

宋詩禁

宋寶慶中史彌遠廢立錢塘書肆陳起宗之能詩凡江湖詩人與善者則刊江湖集以售有劉後村詩云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風楊柳相公橋蓋哀濟邸而誚彌遠也本用劉屏山汴京郎事詩曰空嗟覆隴誤前朝骨朽人間罵未消夜月池臺王傳宅春風楊柳太師橋之句又敖臞庵陶孫為大學生時以時痛趙忠定丞相之死或嫁秋雨春風之句為陶孫所作韓侂胄下吏捕之二公遂俱得罪詩學因是以禁此諸家傳記之說也昨見齊東野語又云當時李

孝知為言官與曾極有累欲坐罪無由會江湖集中有極
詩云九十日春晴景少百千年事亂時多又改秋雨春風
為極詩并劾之予意刊集或不可改名劉某亦難於劾也
不知公謹相近當時何以言之想即嫁陶孫之意聞之不
深察爾

酒錢元俗

風俗溺人難於變也尚矣胡元亂華我

國家一洗其弊宜盡革之然予嘗觀紀元諸事之書多有同
於今時者畧述一二以見因襲之風難變也如設酒則每
卓五菓五按五蔬菜湯食非五則七酒行無筭另置酒卓
於兩楹之間排列壺盞馬孟今之斯孟及把盞尊卑行跪

禮但元進爵之時多一半跪耳此酒之事事同也如取錢之言初見官府曰拜見錢曰手取人曰撒花錢逢節送禮曰追節錢管一事而索錢曰常例錢迎送諸事曰人情錢覓得錢多曰得手但公事錢多因論訴而命名則與今不同也又如全真教曰蓮教回回教尼姑教亦元時之所尚者

阿堵潦倒

阿堵當時方言若今之這裏也王衍口不言錢家人特試之以錢繞床使不能行因曰去阿堵物顧愷之每畫人成多不點睛謂曰傳神寫照正在阿堵間後人遂以錢為阿堵眼為阿堵每以語人人尚疑之昨見雲谷雜記又引殷

浩見佛經曰理亦應阿堵上桓温同謝安王坦之登新亭
大陳兵衛欲於座上害安安舉目遍歷曰諸侯有道守在
四隣明公何須壁間著阿堵輩援此為證其義尤明可知
當時之方言也又潦倒乃醞籍也後人以為不偶誤矣如
史云宋武帝舉止行事似劉穆之此非醞籍潦倒士耶又
比史崔瞻傳云容止醞籍者為潦倒也可見矣

檇櫛子

檇櫛子魏程曉詩云今世檇櫛子觸熱到人家謂不曉事
之意

楊鑣崖詩

元江西儒學提舉楊維禎庶夫號鑣崖博學能文山陰人

也元季張士誠開宏文館固延致之庶夫心知其異圖也
至無一字一語終日酒酣卧睡一日朝廷頒酒於士誠
庶夫以指罵塵卓一絕云山前日日風塵起海上年年
酒來如此風塵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開張見之知終不
就遂放歸至天朝革命又令近臣促入京師廉夫托疾
固辭知不可得也作詩縊死其詩曰天子來徵老秀才秀
才懶下讀書臺商山肯為秦嬰出黃石終從孺子采太守
免勞堂下拜使臣且向日邊回袖中一管春秋筆不爲傍
人取次裁二詩事熟誦人口然考其具廷臣所作之傳則
廉夫於士誠處未嘗到也曾獻五論弁復書在詆所用非
人洪武三年正月又嘗至京師有疾回與此不同或者廷

臣之傳尚當信也其號鐵崖初居吾杭鐵冶嶺後號鐵笛
至松江得莫洽所製鐵笛因二詩并識

馬夏畫

太宗嘗言夏珪馬遠之畫乃殘山剩水宋僻安之物今馬夏
成堂大軸亦少見矣所見者孤峯獨樹果無重山疊木曲
折之妙真可謂至言

如中州集無全首好者
正詩文開國運也

詩詔出處

水東日記所錄皇宋第十六龍飛之詩以為不知何人所
作宋遺事所引虞集章詔語不著出處一則閩儒余應筆
一則錢塘羅宗吉詩話

飛來峯

枕飛來峯在兩山之最秀者其名因晉咸和元年西天竺
慧理登山嘆曰此是中天竺靈鷲之小峯不知何年飛來
至今名之記憶說郭中不知何書所載以為越王時飛來
不知何據也又有人作一對云飛峯一動不如一靜念佛
求人不如求己亦佳飛峯之說恐亦荒唐后世又於峯洞
中多鑄佛像以鎮慮復飛去此尤荒唐之甚也

章草

章草者漢元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章繼而杜操皇象張
芝始變草法以書此章故曰章草宋羅緝常言之急就章
矣世因不知急就章而併此懵然况數說混淆莫之辨正
今畧為明之張懷瓘書斷曰建中初杜操善草書章帝喜

之令上表亦作卓書故曰章草又謂蕭子雲曰章草者漢齊相杜操始變隸法非也又引王愷以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粗書之漢俗簡隋漸以行是也據此則自相疑惑謂之書斷可乎近世又以法帖首千文辰宿等八十四字以爲漢章帝所書遂爲章草然黃山谷米元章俱辨爲謬明矣復曰可通於章奏者耶懷瓘意也不知何據哉且章帝喜杜書今之草表庶有可通豈一槩章奏可草哉黃伯思法帖刊誤云凡草書分波磔者名章草猶古隸之生今正書故章草者當在草書先若章帝者但謂之草又曰本無章名因漢杜操善此書章帝稱之故後世曰爲今卷首偶章草便以爲章帝書謬矣此雖似明白猶未纖

悉其義何也本無章名以下即前二說不必辨矣其曰分
波磔者為章草蓋由杜操皇象張芝方草書急就後惟黃
之本傳焉黃多波磔今以分波磔者即曰章草使張杜之
本亦傳未可即以波磔者名之也觀法帖張書可知矣其
曰猶古隸之生今正書蓋史游取蒼頡篇中正字作急就
章正字者古真書也秦人王仲次以古書方廣加少波磔
是為八分而皇象特少變八分而草之耳故多波磔故曰
解散隸體觀姜白石書譜亦曰學草者先取法於皇象張
芝則結體平正然後效右軍之變化奇崛豈非尚在草書
之先耶其謬加章帝名者又可謂之章草耶如此則章草
方明而書之未歷亦庶幾也

七十二候不同

嘗解七十二候於天地類矣其文載於管子淮南子夏小
正汲冢書呂氏春秋經傳通解與今曆互各小有不同或
文殊而事同或意殊而理一或因引解他事而說一二字
素若王冰注素問亦引呂令七十二候與今世行呂氏春
秋及曆迥有不同處或古呂令果與今之不同耶錄之以
備博識叅考雷乃發聲下有芍藥榮田鼠化為鴛鴦下有杜
冊華王瓜生作赤箭生苦菜秀作吳葵華麥秋至作小暑
至半夏生下有木槿榮螻蟈坯下有景天華

七修類稿卷之二十二

抗仁和郎瑛仁寶著

辯證類

宋陵遺骼考

宋陵遺骼事輟耕錄載唐王潛林嘗職為收諸陵之骨而
葬之其事績必實蓋因丙子元兵下江南戊寅年發陵則
廢事章創而歟髡肆惡各人著傳之明白也惟辨其詩之
相同或傳訛為二及東青樹之不可移於東嘉也又引癸
辛載志云至元乙酉楊髡發宋諸陵以理宗之首倒懸三
日而失之陶則辯其丙子至乙酉將十載則版圖已定法
制已明安得有此不知雜志言發陵乃托他人占地為名

因發諸陵取寶若唐林二人所収之骨未必皆真而羅陵使所収必多也蓋羅即在其地而唐林倩人此可知矣予又嘗讀宋學士文集云至元二十一年甲申僧嗣占妙高上言欲毀宋會稽諸陵江南搵攝揚璉真伽與丞相桑哥表裏爲姦明年乙酉正月請奏如二僧言發諸陵寶器以諸帝遺骨建浮塔於杭之故宮截埋宗頂以爲飲器

大明洪武二年戊申正月戊午

皇帝御劄丞相宣國公李善長遣工部主事谷秉義移北平大都督府守臣吳勉索飲於西僧沒納監藏深惠詔付應天府守臣夏思忠以四月癸酉座諸南門高座寺之西北明正己酉六月庚辰上覽浙江行省進宋諸陵高座命

藏諸舊穴據此則又決有斯事意其發則發墓自墓墓於
東嘉者無也而羅之火化者必多為理宗之首亦必然矣
但輟耕以二傳不紀歲月與雜志不同疑以為無近墨談
因鎮塔事查考諸書之年月辨以周草窓正當宋末元初
之人紀之必真此則甚為有理且二傳傳聞而成抄錄於
陶又或錯書未可知也况僧名各書亦自不同者抑亦謂
可疑耶但托人占地而發陵與奏請者實異然年月却又
相同此則必不疑矣葬骨化骨事予之所見或者決然

避諱

避諱之說有幾臣下避君上之諱理也如漢祖諱邦舊史
以邦為國魏文帝諱昭以昭君為明君唐祖諱虎以武為

虎已矣又凡言虎率改為猛獸可乎或去一字如齊太祖
諱道成師道淵止稱師淵或因一字而全文易之如唐代
宗諱豫以豫章為鍾陵著讀為山藥已矣或拆其一字如
晉高祖諱敬塘拆敬字為文氏苟氏可乎或避字之外又
避其音如宋高祖諱構勾鈎苟皆避之仁宗諱禎直貫徵
俱避之隨筆中載有五十字之避之說是何理耶子孫避
祖考之諱理也如淮南王父諱長淮南子凡言長處悉曰
脩蘇子瞻祖諱序故以叙為序可也而范曄以父名恭而
不拜太子詹事呂希純以父名公著而辭著作郎以至劉
溫叟父名樂而終身不聽絲竹不遊嵩岱徐積父名石而
平生不用石器遇石不敢踐之此可謂不近人情不知韓

文許勢秉饑之諱矣後人避前賢之諱亦理也如元禎改陽城驛為避賢驛可矣鄭誠改浩然亭為孟亭已覺有碍以至皇后家諱借王父之諱亦欲避之如則天后父名華改華州為秦州章憲太后父名通改通判為同判朱溫父名誠以其類戊改戊巳為武巳揚行密父名德與夫同音而於御史大夫光祿大夫直去夫字此皆真可笑而可尤

海紅花

世俗每云紛紛不靖為海紅花今人不惟不知紛紛不靖之意亦未知海紅花吾友王蔭伯家有一本即山茶花也但朵小而花瓣不大放開其葉與花叢雜蓬菘不見枝幹真可謂紛紛不靖也自十二月開至二月故劉菊庄詩云小院猶寒未煖時海紅花發晝遲遲半深半淺東風裏好似徐熙帶雪枝又世傳一種寶珠花亦肖山茶但花極紅而葉極綠間雜甚可愛也殊不知亦山茶也故古詩有淺為王茗深都勝大曰山茶小海紅則知今寶珠乃都勝粉紅者為王茗大朵為山茶小朵為海紅矣若格物論所載其名尚多然耳目所接不過四種觀其論曰替粉紅色是

百陽射窻於丹鉛亦曰未出評爲何花

考古圖

鐵圍山叢談載考古圖乃李公麟伯時所著今考古圖乃
呂大臨者意元豐至元祐年既不遠大臨亦非盜人之名
者况有蔡條之序可證或另有一書不可知

坡居差記

深雪偶談紀東坡居陽羨士人郡民瞻爲之買宅坡卜吉
入居有日後同邵行聞老嫗之哭而問之嫗曰百年之宅
因子不肖一旦售人吾今日遷徙故泣也遂焚券還之然
既曰卜吉入居矣何又曰今遷徙耶耶使上文言差坡翁
故不識賣全矣邵不識耶邵或不識其老嫗矣不識其居

耶且邵又推扉而見老嫗何茫然亦荅坡憫其泣而問耶
前後文義乖錯言非遺逸事必紀悞無疑

用字不同

古之列國制字各有不同古之治經各有師承或尊其師
之所傳或因其地之所傳以成一家之學故字有不同也
如伏羲一人也而繫辭世紀作包犧漢律歷志作炮犧通
歷作庖犧左昭公十七年注莊子大宗師楊子問道班固
東都賦皆作伏羲楊雄傳作宓犧後蔡邕張衡傳作羲皇
荀子成相作伏戲前漢作宓戲嗚呼一辭也漢五行志作
烏嘑孔光傳作嗚呼董賢傳禮記大學並作於戲詩烈文
作於乎如萱草一物也毛詩用設字韓詩外傳嵇康養生

論用萱字阮籍詠懷詩用誼字說文用蕙薺菱此三字至
於後世俗儒往往訓釋又差者秦昌朝字譜故云紫五
之俗言語不同歷時既久則有不通曉者毋足怪也許
慎說文之後又有玉篇廣韻類篇集韻等字書愈廣率皆
兼載俗書讀其書者往往不知本始性觀許慎說文解字
可以槩見

蔡京詞

予舊讀說郛中蔡元長臨卒前一日之詞曰八十一年任
世四千里外無家如今流落向天涯夢回玉殿幾度宣麻
只因貪寵恣榮華便有如今事也意無此調亦不成話况
蔡死時止年八十此必惡之者托名為之也後見宣和遺

事載京之事亦有此詞乃西江月也較之小說者反是後月餘而京卒亦可謂識也遺事詞曰八十衰年初謝三千里外無家孤行骨肉各天涯遙望神京泣下○金殿五曾拜相玉堂十度宣麻追思往日謾繁華到此番成夢話

釣齊澤耕富春訛

予讀漢嚴光傳曰披羊裘釣齊澤中後不屈歸耕富春山今以釣臺在富春恐非也故嘗考其事起於梁顧野王輿地志曰桐廬縣南有嚴子陵釣魚處石平可坐十人名為釣壇成於唐梁肅釣臺碑曰過富春訪先生遺跡則釣臺在焉宋范仲淹立祠祀之後人遂名今關其地兩石對峙自水至石數十丈高也野王所志不言兩臺對峙而曰石

平可坐十人是止一處耳則左右之石特孰是耶梁范二
公又因野王之志而為碑為祠矣殊不知此野王不深思
考索急欲崇尚高節遂以其地似臺之石而志焉故宋程
準有詩云高臺豈是釣魚處要與人間學避名正此意也
又嘗考宋之廣輔云孫公守是邦首疑范文正既為先生
立祠而碑刻不箸搜訪久之乃得唐興元中戶部郎崔儒
所為紀於頽垣間果言有田可力耕而田且不存命吏登
山巔求之深谷豁然開為平疇有泉注之六旱不枯袤二
百畝史所謂耕於富春山者即此也詰其主名則為勢家
所有公欲損公帑以歸田卒不從作詩傷之名曰嗒嘆元
黃縉有記云是時齊為郡而非國遺跡漫不可考據是二

說則臺處誠耕之地釣處不可考矣又豈非一明證也歟

小說

小說起宋仁宗蓋時太平盛久國家閑暇日欲進一奇恠之事以娛之故小說得勝頭廻之後即云話說趙宋某年間閻淘真之本之起亦曰太祖太宗真宗帝四帝仁宗有道君國初瞿存齋過汴之詩有陌頭育女無愁恨能撥琵琶說趙家皆指宋也若夫近時蘇刻幾十家小說者乃文章家之一體詩話傳記之流也又非如吹之小說

古今註

幼惟知崔豹古今註後知伏虔亦有而日華子又惟廣崔註者亦同名張顯又有古今訓故釋書文多不同

殿名

殿名多取尊崇字樣然光武時車駕入洛幸却飛殿馬廄
行罪銅柱唐太宗宴五品於飛霜若非似殿

吹咀

本章序例上吹咀二字乃是粗末中吹去細末今均故字
從口謂吹亦未當不若今細切之知吹咀吹者之調和也
其文亦易晚臣禹錫等看詳吹咀即上文細切之義與唐
註商量斟酌胥失之矣序例中又謂有合味之意亦非吹
蓋又不與韓文含英咀華同也

蘇杭湖

諺曰上說天堂下說蘇杭又曰蘇湖熟天下足解者以湖

不逮於杭是矣又解蘇在杭前乃因樂天之詩曰雪川湖
殊冷僻茂苑大繁雄維有錢塘郡閑忙正商中之故子
以諺語因欲押韻故先蘇而後杭解者以白詩證之錯矣
殊不思諺非唐時語也杭在唐尚僻在一隅未顯何可相
並蘇自春秋以耒顯顯於吳越杭推入宋以後繁華最盛
則蘇又不可及也觀蘇杭舊聞舊事可知矣若以錢糧論
之則蘇十倍於杭以又當知

宋駱詩

杭靈隱寺鷲嶺巒峩之詩乃唐駱賓王集中所載然有
二字不同不能別其為誰所作獨劉文安定公之集云
初起二句乃宋詩宋吟之而又無下韻賓王隔壁朗吟結

以終篇之問大駭明發求見則遁矣是知一首二人成
故所繫焉世所傳誦者如此然太平廣記又載宋之問方
靈隱夜吟未就聞有人云何不道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
潮不知何人有識者曰此駱賓王也似此駱則二句矣予
又見一書云之問正吟遇老僧於殿燈之間應聲成之後
知賓王據後二書兩人皆相見矣平日素知不應又有何
人之問及劉文安之說也若只文安廣記之說後世又不
傳駱之為僧也詩亦未必各繫之也書俟博識

古字

古字多矣不及錄出但如崧烟針碁栖笋匏个等字世每
以為皆筆者不知反是古字

西王母考

西王母之事由汲冢周書穆王乘八駿西巡狩宴瑤池而
搃王母之觴又漢武外傳亦以七夕會於甘泉王母奉仙
桃而降因此二說至今傳之殊不知汲冢周書乃偽書也
因穆王巡狩忘反故為此說而武帝又好神仙封禪之事
是以彼此傳會如此按爾雅觚竹北戶西王母口下謂之
四荒賈誼新書修政語言堯西見王母訓東及於梁叟北
中密都漢貳師將軍西伐宛斬王母寡之頭觀其則王母
乃西方昏荒之國猶國名女真人姓胡母其實無此婦人
也不然則堯之所見貳師所伐亦可謂之婦人乎又嘗考
之山海經西王母梯几而戴勝杖其南有三青鳥為西王

毋取食又有三足鳥主給使在崑崙墟郭璞註穆天子傳
曰西王母如人虎齒蓬髮戴勝善嘯蓋荒裔之國多異鳥
獸遊處而奇形怪狀恐或有是未聞有所謂仙挑瑤觴矣
人侍女綽約流盼之態也涇州回山有三母宮宋學士陶
穀撰記不為辨而反欲躋之祀典其與曹彬下江南之意
異矣然而文章鉅公徃徃引用不置蓋亦未之考也乎

禹碑釋文

禹碑什文揚殿元靖陽生俱有刻矣但十餘字不同據游
宦紀聞云癸酉二字難識二公皆未什之似雖有人心之
靈萬里相符之妙然則癸酉二字無耶無則此碑今據紀
聞而明紀聞亦偽者耶殊不知字特奇古非秦漢以下碑

文之可證不過擬其形似者什之耳如較廬山紫霄峰刻
法帖禹書亦皆不類是所謂古書不必同文意也予因二
字欠什及以以二字揚曰非古文語似矣予意揚什為父
族允非古文語蓋忘家即父族矣不若依舊則形象庶幾
耳故擬其相似者更其十一字亦庶幾文義之通也書之
於左仍以二公所什各註於下以俟博古君子若夫辨非禹
碑及翻刻來歷自有尚書顧東橋太守李彭山諸說在焉
承帝曰嗟翺輔佐鄉水揚州降沈輿沈揚俱沈發沈揚
登鳥獸交沈揚俱沈行沈揚俱沈參身若沈揚曰沈與沈流沈北沈曰沈析沈揚
俱曰沈明沈癸沈揚俱沈酉沈揚俱沈興沈以沈揚俱沈忘沈家沈宿沈岳沈
而沈日沈明沈癸沈揚俱沈酉沈揚俱沈興沈以沈揚俱沈忘沈家沈宿沈岳沈
麓庭智營形折心罔弗沈衣沈揚俱沈日沈往沈求沈平沈定沈華沈山沈泰沈衡沈宗沈疏沈

事案考錫

沈揚俱

仲裡羸塞昏徒南瀆

沈

日衍

沈

日亨

沈

衣制食脩萬國道

沈揚俱

寧窳

沈

日舞

沈

日奔

不能為人

今人嘲不生子曰不能為人不知漢時已有是語樊噲傳
荒侯家舍人上書曰荒侯市人病不能為人令其夫人與
其弟亂而生佗廣實非荒侯子

孫皓荅人不同

十三國春秋云晉武帝與侍中王濟奕濟問孫皓聞君在
吳剝人面則人足有之乎皓曰人臣失禮於君者則如是
濟時伸足局下矍然收之晉史綱目俱同獨少微鑑又改
王濟為賈充剝人面為鑿人目人臣弑君不忠者則如是

仲足收之則無也。以是論之，答賈充甚當。而濟足事微對君或不坐史之不同。如是與之謂未可盡信也歟。

鎮海樓

吾杭之樵樓，即五代時吳越錢王之所建也。名朝天門者，蓋瞻望於上，以禮汴京故名之也。後元改為拱北。子昂有拱北樓詩。洪武初，叅知政事劉公王公改名來遠。術者張乘槎曰：三日丙主有哀喪之事。至期王公之母暴卒。劉公又以曆日紙邊坐罪。王公乃延槎問故。槎曰：來字似喪字。形遠字似哀字。形也。况遠字二點相續，乃淚點也。公命槎易之。改名曰鎮海。由其地也。今不知者，以成化間火過而改名非也。

女人纏足蟬髻

女人纏足起於後唐後主宮人窻娘蟬髻始於魏帝宮人
莫瓊樹

詩句偶同

琵琶記內白樂天詩句已有見家門戶重重閉春色綠何
得入來唐薛惟翰詩春女怨云白玉堂前一樹梅今朝忽
見數花開兒家門戶尋常閉春色因何入得來金石錄世
勣帝奪詩有果物戲人人戲物為風乘我我乘風同時黃
諷題齊物堂亦云果蝶夢周周夢蝶為風乘我我乘風是
皆可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者也

端正大兩一字

考言卷十三
今人凡以布帛一疋為一端殊不知一端則半疋也按左
傳弊錦二兩註云二夫為一端二端為一兩所謂疋也二
兩二疋矣藥方中一大兩今之三兩也蓋隋合三兩稱一
大兩一字者即錢文之一字蓋二分半也

舍利

舍利子每每聞人曰某處殿某處塔有之又曰雖有之欲
去耶去乃神物也予隣有比丘尼庵天順中一尼坐化焚
時燒出此物云如大虱又云試以童男女髮即可引綴於
上皆不知果否今據數說於左罪雪錄以佛之遺骨通名
舍利光明經云舍利是戒定慧所熏修甚難得者福田大
論云碎骨是生身舍利經卷是法身舍利又云有三種白

色骨舍利黑色髮舍利赤色因舍利菩薩羅漢皆有佛舍利
利鎚擊不碎弟子舍利鎚即碎也龍舒心經又云舍利子
乃佛弟子名以其母眼似舍利弗鳥之眼故名之或曰舍
利鷲鳥之眼故称云

諸說似皆得其一支龍舒經之言或又因舍利之名故云
予意舍利不過是釋家脩真煉攝心精氣所結成者如石
中之水晶木中之膏液仙家之聖胎爾鎚擊不碎孫權曾
試之欵去即去恐非也因未之見故據教說于右

紙鷲

紙鷲本五代漢隱帝與李業所造為宮中之戲者韋而紀
原以韓信為陳希造故以量未央宮之遠近又曰侯景攻

梁臺城內外斷絕羊侃令小兒放紙鳶藏詔於中以達擇
軍二說俱不見史且無理焉線之高下豈可計地之遠近
羊侃又何必令小兒放之放之而飛鳶之墜又何必在於
援地耶其為李業所始無疑俗曰鷓子者鷓乃擊鳥飛不
太高擬今紙鳶之不起者曰風箏者乃古殿閣之簷鈴爾
借以名今之帶絃之紙鳶也各有意義風箏風琴丹鉛總
論辯之明矣

玉蕊即瓊花

雍錄辯梔子花即玉蕊花改之為山礬者王荊公以其花
葉可以染黃不借簪而成色之故野客叢書又載揚州后
土廟玉蕊花序文序文以玉蕊即瓊花也改之為瓊花者

宋王元之之更也予意瓊花在宋極名之勝今作書與序者又皆宋人必不差矣使果一種則梔子江南到處有之胡為至貴而揚州者名傳今古耶及考楊志謂瓊花或云唐植今雍錄亦以王謹唐惟長安一株元白等賦詩責重又曰花白心黃三四月間開時芬芳滿野高可數丈意即今之梔子千葉者耶但花大樹高如粉團爾不然何二書相符後世不傳惜江南不伐之為薪即折之為色未能文護使高大也况生於陝移於楊汴在彼亦自為奇矣但齊東野語以色微黃似與雍錄一樹瓠鬆王刻成小有間也昨見宋盆瓊花真似野八仙但多一頭九朵簇成者然不知孰是